

时间意识:鲁迅研究的一个支点

——读吴翔宇《鲁迅时间意识的文学建构与嬗变》

首作帝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吴翔宇《鲁迅时间意识的文学建构与嬗变》一书,在鲁迅研究中独辟蹊径,从时间角度考察鲁迅文学创作的本质,探究其时间意识的文学建构,揭示其时间意识的本质内涵,阐显其时间意识的现实意义,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鲁迅时间意识的文学建构与嬗变》;时间意识;文学建构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2)03-0158-03

Time Consciousness: A Supporting Point of Lu Xun Research

——Remarks on Wu Xiangyu's Literary Construction and Transmutation of Lu Xun's Time Consciousness

SHOU Zuodi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China)

Abstract: Wu Xiangyu's *Literary Construction and Transmutation of Lu Xun's Time Consciousness* illustrates Lu Xun's literature cre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which is unique and different from other of Lu Xun researches. It explores the literary construction of time consciousness, uncovers the essence of time consciousness, and embodies the realistic significance of time consciousness, which displays prominently academic value.

Key words: *Literary Construction and Transmutation of Lu Xun's Time Consciousness*; time consciousness; literary construction

鲁迅研究是个老传统,理论和方法层出不穷,学界已经做出了不少努力,获得了不少成果。吴翔宇从时间意识考察鲁迅的创作,他的《鲁迅时间意识的文学建构与嬗变》(以下简称《时间意识》)一书将鲁迅的文学文本置于时间范畴内进行考察,其背后承载着作家毕生追求的历史意识与生命意识,寄寓着作家对于民族解放和人类生存的哲理思考。本来,厘清时间之奥妙就是个千古难题,德国著名现象学家胡塞尔对此早有定论:“当我们试图说明时间意识、确定客观的时间与主观的时间意识之间的正确关系、理解时间的客观性(即一般而言的个体的客观性)是如何能在主观的时间意识中被构成时,甚至仅当我们将纯粹的主观的时间意识(时间体验的现象学的内容)进行分析时,我们会陷落

极度的困难、矛盾和混乱中。”^{[1]540}我们可以从具体文本出发研究时间意识如何被当作客观的对象与其本身为实际客观的对象两者之间是否形成对应关系,如果有偏差与隔阂,作家采取怎样的叙述行为,坚持怎样的品格立场,又运用怎样的话语视角呈现出来并给予转换和建构,从而让研究变得趣味盎然。吴翔宇走的正是这条途径,他的《时间意识》一书所取得的收获至少体现以下三个方面。

一 探究鲁迅时间意识的文学建构

《时间意识》主要关注、挖掘和梳理鲁迅的时间意识的文学建构。换言之,经由作家感知和体验过的时间成为整合的和归属的而非疏离的和破碎的质素,它的最终确立固然离不开作为文本的物质技

收稿日期:2011-02-12

作者简介:首作帝(1974-),男,湖南永州人,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

术条件,但更深层意义上来说是作家痛苦的体验所致并加以艺术塑造和话语定格,是作为思想家而非社会普通成员的介入和发声。“这些文本的‘时间’真正的顺序不是机械式的物理时间顺序,而是主体心灵的独特感悟和当下思考。”^{[2]328}鲁迅洞悉时间的律动并顿悟时间承载的生命本位和生命意义是他将时间与艺术联姻的心理根源。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表达了冷漠的时间流程对美好生命的亵渎,“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时间永是流驶”与“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3]289-295}呈现的因果关系,预示着作家将稍纵即逝的时间轮回转化成有血有肉的、亘古久远的和坚如磐石的正义模式。“纪念”并不能留住时间,也不能挽回生命,但是却体现出替代性和稳定性。在福柯看来,话语陈述可以为发生了的事件加以形式的改变,或者作为转换的物质,令记忆或遗忘成为特殊的形态。“因此,陈述的和话语形成的描述应该摆脱回归的如此频繁和如此固执的形象。它不试图超过一段可能只是直落、潜伏、覆盖或者游移的时间,回到创世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里,言语尚未被用到任何物质性之中,尚不具有任何的坚韧性,它处于起始的未确定的范围之中。”^{[4]139}换言之,只有超越时间的束缚,话语及其成型文本才能体现出物质性内涵,彰显出整体性范畴,且不屈从于任何压力和阻力。

萨义德认为艺术家的自我发展过程都历经三个巨大疑难问题,即开端、适时和晚期。巧合的是,吴翔宇解读鲁迅时间意识的建构与嬗变所配置的文本《呐喊》和《彷徨》、《野草》、《故事新编》分别对应了作家的开端、适时和晚期。这三个时期的作品文类悬殊、风格迥异、笔意落差,尤其是晚期的《故事新编》为作家在广阔的范围内“随意点染”历史传说并敷衍成篇,以具体而微的细节偏好和人物塑造加以重新审视和批判,给人的感觉是“相当于衰退,从现在到早已过去的那时”,“所起的作用就像把大量的硫酸朝着命运倾泄过去”。^{[5]20}作家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这时我不愿意想到从前”^{[6]354},历史时间的变革路线瞬间化为现实时间的逃避路线,时间意识既是鲁迅的文学建构质素,也是现实焦虑状态的基本根源。

吴翔宇以鲁迅的时间意识观照文学创作,将我们的视线拉回艺术场域,这是鲁迅研究的一个支点。《时间意识》始终在理清一条基本脉络:在不同

阶段和不同环境,鲁迅如何运用时间的渗透与寄寓促进了文学艺术和社会担当的实现。这个过程祛除了令人厌烦的说教,转而以艺术法则和审美建构提供了最动人的真理内容。在《呐喊》和《彷徨》中,吴翔宇揭示了鲁迅的时间意识对进化和启蒙匮乏的批判:“《呐喊》、《彷徨》时间意识的深刻性在于,在用进化眼光观照人生时,鲁迅认识到了启蒙的困境。”^{[2]126}在《野草》中,鲁迅的时间意识的绽出和确证凭借“人生姿态来反抗绝望”^{[2]181}的文学母题得以动态扩张。《故事新编》是作家的革新之作:“通过击碎传统历史的起源神话和拆解宏大历史叙事的方式,鲁迅建构了自己的历史观和时间话语。”^{[2]229}虽然历史理性和阶级论的宏大主题反复出场和彰显,但是晚期鲁迅显然没有为了现实鞭挞而削弱或放弃艺术权利,他发展了多向度的时间意识,拆解过去时间的神圣和空虚与强调现在时间的理性和充实对立闪现。从时间意识出发去概括鲁迅的文学描述是一条清晰的线索,作家以贯穿时间意识的形式来反射社会现实的复杂构造,时间叠加了历史、文化、思想的丰富概要,形成主体与客体的交互性确认,最终化为作家文学体系的重要部分。

二 揭示鲁迅时间意识的本质内涵

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性保证了“本真”的整体存在:“时间性绽露为本真的操心的意义。”这里既不是指“过去”、“当前”和“将来”,也不是指“主观的”和“客观的”或“内在的”和“超越的”时间概念,而是生存论建构与实际性的时间性意义,“时间性在本质上是绽出的”,而不是封闭的。^{[7]372-377}这个理念可以说是打开鲁迅时间意识的一把钥匙。

吴翔宇指出,鲁迅的时间意识呈现出模糊、僭越和弥散的格式,“存在的本真”^{[2]271}不再纯粹为“被时间化的存在”^{[8]924},而是体现出由时间主义向时间命题的升华。鲁迅将自己对社会的批判聚焦在以时间为附着物的传统历史和文化模式上,在极为复杂的时间境域内,时间的伦理性、现代性和本体性等命题不停穿梭与渗透于作家的艺术界面。事实上,不管是20年代还是30年代,新文学强化使用单一的“革命”概念本身就是不完善的,历史因袭和社会景况本来呈现多元冲突与相互矛盾,时间的流通及其喻示或许更能表征衔接与断裂,现象与本质。

当鲁迅以微观思维不断拓展时间场态、路向、

形式、机制的体验与传达,他其实已经无形中提升了作品的艺术张力并逐渐实现质的飞跃,同时为人们提供了进入一个经验迥异的文学世界。鲁迅的时间意识的出发点和立场是人及其人类发展的历史,时间意象表面上看来是美学符号,实际上是以科学隐喻的方式来描述和批判社会状况,“表现了非常可贵的自省精神和无比深刻的思想认识”。^[9]《时间意识》揭示了鲁迅时间意识的本质内涵,即是从叙事结构和论证阐述中萃取的进化意识、中间意识和历史意识;在鲁迅时间想象的“常态”与“变状”的融通辩证过程中,一方面遵循了艺术规则和思想意蕴的恪守,另一方面则随着具体情境的变化而变化,时间由此消抹了刻板印象,不仅保持了新鲜,也保持了更新。鲁迅通过时间序列的变化来重新思考古老中国,澄清了整个社会在不同阶段体现的世袭性和差异性,无形中强调了在启蒙、民主、自由和科学等新兴词汇的意义上进行斗争以及促进认同对于时代进步的重要性。

三 彰显鲁迅时间意识的现实意义

人类社会历史的前进归根到底是时间流变,对时间的探讨也就意味着以史为鉴。由鲁迅精心构建的艺术框架可以看出,他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以现代反传统的最佳代言人之一,对历史的解剖与对现实的批判双轨并行,中心主题是现代性,时间则被他用来作为拯救与推崇现代性的启蒙武器与认知潜力。在鲁迅时间意识的文学建构中,他以一唱三叹的生动叙事凸显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断裂与决绝,其实寓意着历史与时间脱节的本质规律及其现代性在中国情境的渺茫与幻象,作家彷徨与绝望心态的与日俱增无不与此相关。后来鲁迅曾经说过,早期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的呐喊“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10]477}这不仅仅是对早期“听将令”受控性实践的否定,更是站在时间视角对虚妄性未来的否定,以此表达实质性的观念向度。

在现代性意识萌蘖之际,鲁迅对时间解码的艺术生成极大提升了中国新文学的品味和档次,此为世界性因素的成功典范。“如果说在自然时间量度中考察的是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具体性,在社会时间量度中揭示的是历史规律的客观性、普遍性,那么在心灵时间量度中追问的是历史现象的当下性、

价值性。”^[11]自然时间和社会时间也可以复活历史,但毫无疑问缺少反思精神和自我批判精神,鲁迅在文本中演绎的心灵时间迥异于此,它不断否定和修正,保持开放品格和进化德性,是“主体心灵的独特感悟和当下思考”。^{[2]328}因此,鲁迅的时间意识与顺应潮流的启蒙观和进化论密切牵连,呼应了他倡导革新的现代性诉求:“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12]47}这为文学与历史的现代化同步进程带来耳目一新之感,时至今日,对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路径仍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 [1] 胡塞尔. 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讲座[A]//胡塞尔选集:上卷[C]. 倪梁康选编. 上海:三联书店,1997.
- [2] 吴翔宇. 鲁迅时间意识的文学建构与嬗变[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 [3] 鲁迅. 纪念刘和珍君[A]//鲁迅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4] 迈克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谢强,马月,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2007.
- [5] 爱德华·W·萨义德. 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M]. 阎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 [6] 鲁迅. 《故事新编》序言[A]//鲁迅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54.
- [7] 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72-377.
- [8] 胡塞尔. 《笛卡尔的沉思》第五沉思[A]//胡塞尔选集:下卷[C]. 倪梁康选编. 上海:三联书店,1997:924.
- [9] 陈少辉. 鲁迅乡土小说他者视阈的迁移与阐释意义[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69-72.
- [10] 鲁迅. 答有恒先生[A]//鲁迅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11] 张政文. 历史的三种时间量度与三种理解范式[J]. 中国社会科学,2010(2):53-62.
- [12] 鲁迅. 忽然想到[A]//鲁迅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李珂